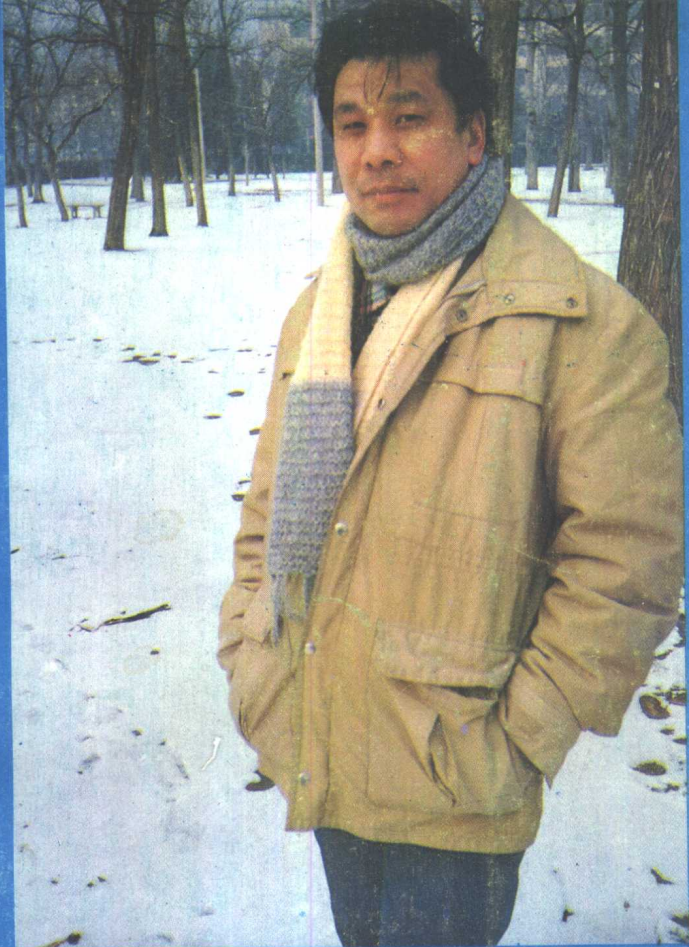


DANG DAI ZUO JIA ZI XUAN JI



四川文艺出版社

- 刘心武小说选
- 当代作家自选集

5.19 长镜头



●当代作家自选集

●当代作家自选集



一九八七·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刘心武小说选●

5.19 长镜头

责任编辑：曾志明

封面设计：李继祥

版面设计：杨 桦

书名 5.19长镜头—刘心武自选集

作者 刘心武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1987年11月第一版 开本850×1168 1/32

1987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5.5

印数 1—7,500册 字数335 千

ISBN7-5411-0135-4/I·131

统一书号：10374·438

定价：3.25 元

关于文学的八条断想（代序）

刘心武

一

文学是人学。文学是人群学。文学是人类学。文学是人类文化学。

二

文学是爱学。文学是恨学。文学是情感学。文学是灵魂学。

三

文学就是文学。是文字。是信息。是巧妙的信息束。

四

真实。逼真。超越真实。痛恨一粒砂的虚伪。需要海洋般的真诚。超越真诚，便达于忘我。

五

冷静。冷胜于热。静胜于喧。文学中的诗或许欢迎激情，因为更近于乐。文学中的小说却亲近冷静。冷眼旁观。淡然出之。冷是一种大悲悯。悲悯还嫌热。大悲悯才是冷。大悲悯便是大理解。大理解便是大谅解。大谅解便是永远的赦免。永远的赦免便需无情地审判。无情地审判便需突破难为情。突破难为情便是文学。

六

生活是个万花筒。社会是个万花筒。人性是个万花筒。人情是个万花筒。人道呢？其实也是个万花筒。宇宙是不是个万花筒？人类现在所窥见的宇宙毕竟比较朦胧。不到真正发现外星文明，宇宙还算不上万花筒。但人类可以造一个宇宙万花筒，那便是神话。

七

“文化大革命”的实质是砸烂万花筒。不能彻底砸烂是革命和被革命双方的共同悲哀。“文革后”是承认万花筒、重建万花筒、丰富万花筒、发展万花筒。人在万花筒面前永无满足，不满足便产生智慧，滋长文明。不满足也便发泄而为文学。人类永不满足，人类永有文学。

八

文学功能几许？靠文学建不了国，凭文学也覆不了国。没有文学照样活，照样过。据说文学能拯灵，能救心，但又据说人灵之深，人心之暗，实难测定，断难烛照，则文学只如游萤，在人生逆旅中小添情趣而已。但据“轻罗小扇扑流萤，卧看牵牛织女星”，又可知流萤之脆弱，之渺小，之可忽视，之可有可无，颇令人鼻酸。此想或过于悲观？愿乐观者有以教我。

内 容 提 要

刘心武是贴近现实、反映现实的作家。本集是他精心编辑的自选集。

编入本集的小说，大都在社会上引起过极大的反响。《5·19 长镜头》《公共汽车咏叹调》《立体交叉桥》《班主任》等，刚一问世，即刻受到读者欢迎。甚至奔走相告，争相传阅。

除外，作家还特意选入几篇被评论界忽略的作品，如《黑墙》《星期五下午六点半的故事》等。

一册在手，可以了解作家十余年来的创作轨迹。



作者像（1986年）



周家的客厅里安静了好一阵。母亲本界每晚必看电视的，这晚却回避了。九点多钟，周志明蓬着头发走出他的屋，来到过厅。他家的电视机搁在过厅里。周志明决定斜靠相看看，解解心中的郁闷。他还没有一个人摆弄过收录机。他不记得他是怎样按键¹⁶的了，反正无论他怎么教小猫子借他的那盘音带或打片录像带，电视机屏幕上总是一些空白。“他妈的！骗人！”
 他¹⁷看着小猫子，结束了录像的尝试。后来他就去睡觉。他并没有失眠。

第二天，即5月19日这个将使他终生难忘的日子，一大早他便去小猫子家，还回收录机和录像带。他自然

目 录

关于文学的八条断想——代序	(1)
---------------	-------

5·19长镜头	(1)
---------	-------

公共汽车咏叹调	(27)
---------	--------

王府井万花筒	(65)
--------	--------

今夏流行明黄色	(116)
---------	---------

寻人	(119)
----	---------

我可不怕十三岁	(134)
---------	---------

星期五下午六点半的故事	(156)
-------------	---------

黑墙	(164)
----	---------

奶嘴儿	(174)
-----	---------

酒泉姑妈	(186)
------	---------

立体交叉桥	(206)
-------	---------

最后一只玉鸟	(324)
--------	---------

银河	(339)
----	---------

如意	(363)
----	---------

我爱每一片绿叶	(416)
---------	---------

爱情的位置	(433)
-------	---------

班主任	(460)
-----	---------

跋	(488)
---	---------

5. 19长镜头

1985年5月19日子夜来临之前，路透社驻北京记者安东尼·巴克顾不得掏出手帕揩去脸上的汗水，便扑到电传打字机前，抢先发出了关于当晚中国——香港足球赛结束后发出“骚乱事件”的消息。在这则电讯中他突出了本身所经历的惊险场面：一群因中国队意外失利而怒不可遏的球迷围住了他的小轿车，“一位球迷对我大声吼道：‘谁好？中国，还是香港？答错了，我宰了你！’”……他还报导，“这批闹事分子主要是年轻人，他们开始砸汽车，大声嚷：‘外国人！外国人！’”

象“5·19”这样一种突发事件，抢先发出的头一条消息往往具有无形的权威性。

第二天，5月20日，香港报纸纷纷在头版报导这一事件，若干报纸突出了安东尼·巴克带头强调的所谓中国人的“排外意识”。《东方时报》在报导中这样描绘当晚的场面：“数以千计的球迷麇集北京工人体育场附近街道，高呼反外国口号，阻截外国人汽车和袭击在车上的外国人。”同日，台湾国民党中央社从香港发出电讯，幸灾乐

祸地引用“香港某些球迷”的话说：“他们……对中共输球后昨晚北平发生的排外暴乱事件，表示震惊……他们发现中共在心理上无法承受败给香港队，而导致引发排外暴乱……因此他们对香港前途的忧虑，也更加深。”

其实，足球狂热所引起的脱轨行为，近几年在北京多次出现，如1981年10月18日中国——科威特一役，中国足球队三比〇获胜后，便有球迷截哄外国人小轿车；同年11月12日中国足球队胜沙特阿拉伯后，一些球迷拥向天安门广场，爬到受阻的公共汽车车顶，在上面狂呼乱舞，并从公共汽车的车顶上往小卧车的车顶上跳，使这两辆车的车顶被踩瘪；1983年7月1日中国足球队负于西德曼海姆队后，一些球迷朝客方队员乱扔东西，并在场外阻止外国人乘坐的车辆开动。但是1985年的“5·19”事件，不仅香港和海外在第二天大表震惊，我国自己也极度重视。5月20日新华社电讯在历数了一帮“害群之马”在场内掷物哄闹、到场外任意毁坏公共设施和财物的错误行为后，用这样的语气说：“更为恶劣的是，少数人在工人体育场附近故意拦截外国人的汽车，恣意辱骂……”并报导，有关部门领导人指出，“北京工人体育场发生的这一事情，是建国以来在北京体育比赛中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有损国格的事件，这种愚昧、野蛮的行为与首都的地位极不相称。北京市政法部门将依法严惩肇事者。”

不知道安东尼·巴克在睡醒一觉后，是否感到得意。我们应当相信他那力求客观、公允的报导动机，但至少有一处，巴克先生的报导失真：他说球迷从看台上朝场内掷了西红柿，但事后经中国有关部门细心统计，从容纳八万人的看台掷进场内的物品，共计软包装汽水瓶2995个，汽

水瓶156个，面包143个，半截砖头13块，苹果15个。当天西红柿在北京的牌价每市斤超过一元钱，而且并不好买。

从球迷们入场开始，公安部门便开始拘留有问题的人，比赛中已拘留了三十多人，后来在场外的大骚乱中又拘留了九十多人，5月20日新华社正式宣布：“公安部门当场拘留了一百二十七名肇事者。”

5月19日那一天，滑志明本来并不一定要去看足球赛。

头天，下午，他本是非常快乐的。他在上午就完成了当天的定额，下午他在车间里晃了一阵，便跟组长打招呼，要提前“走人”。组长开头给了他几句难听的，可知道他这人一脖子拧油，一股邪气上来，兴许就跟人吵嘴动武，后来便默许了他的早退。他一溜烟地骑车出了厂，直奔澡堂子。工厂有淋浴室，可他怕提前去淋浴让“多管闲事的”指认他的早退。在澡堂子里他痛痛快快地洗浴了一番，把事先带好的一套衣服，从帆布包里取出来换上。出了澡堂子，他骑车直奔王府井大街斜对过的正义路。正义路是北京城区绿化得最早的一条林荫道。路当心的一溜绿化区，乔木、灌木、草坪和甬路组成了宜人的风景。

滑志明到那里等他的女朋友。他们约的是下午六点钟见面。他去得太早，才五点五分。

滑志明今年二十六岁，活了这么大，他没一个人散过步。他当然会走路，可不懂得一个人散步。在这林荫道上，既然女朋友一时还来不了，他可以推车散步，也可以锁上车子离车散步，可他不会。他把自行车胡乱地一支，找了个座凳一屁股坐下，立刻掏出香烟，一根根地抽了起来。

正义路林荫道上，在头年国庆节前安放了三座雕塑，一座名为“扫街”的清洁女工仿铜雕塑，在这1985年5月初已被不知什么人推倒，碎为三截；另一座名为“调筝”的弹琴女子雕塑，中指已被敲掉，还被人用红圆珠笔在额上点了红点，在脖子上画了项链；再一座名为“学习”的读书姑娘的雕塑，嘴唇被涂成了红色。滑志明就坐在那已被丑化的读书姑娘附近，可是他一点也不懂得仔细去观察周围的景物，所以那姑娘无论是洁白无疵还是被玷污都引不起他的反应。他只想着他的女朋友小瑛子。

他跟小瑛子是三个月前在电影院里认识的。他们交上朋友以后，他一直在小瑛子面前装出一副“老手”的派头，仿佛他早就用这种法子交过许多朋友，其实他心里清楚，就凭他那个条件，无论是“自由乱爱”还是依靠“红娘”，找对象本都是难上加难的。就在“5·19事件”前一周，5月13日的《北京科技报》上的“征婚”栏中，便可以看到如下有代表性的“启事”：“她，26岁，未婚，身高1.61米，大学毕业。本市某研究所从事技术工作，品貌端正，健康善良，欲求30岁以下、本市工作、大专以上学历、开朗、正派、1.7米以上未婚男青年为伴侣……”别的就不用说了，才1.61米的姑娘，便非1.7米以上的小伙子不嫁，难怪象滑志明这号1.65米的小伙子，常常让人戏称为“半残废”了！他这个“半残废”头一回大着胆子交朋友，便交上了个越瞅越可爱的小瑛子，小瑛子也1.61米，并且也“品貌端正，健康善良”，可她不仅不挑他的个头，也不挑他的学历……

说来别人不信，滑志明就那么坐着抽烟，呆了半个多钟头。他头脑里当然有思维，但也实在称不上什么胡思乱

想。小瑛子提前十分钟到了。他们不懂得搞一些小把戏，如故意迟到啦，用一些闪烁的言词勾起对方的嫉妒心啦，等等。他们实实在在地交朋友。当然，这天他们心里都浮起一个更深层的意识，就是他们已经在认真地搞对象了。

小瑛子这天打扮得比以往细心，可滑志明没觉察出来。小瑛子却注意到滑志明穿上了一套以往没露过的浅咖啡色的“撒哈拉式”西服，西服里头是浅蓝色的衬衫，系着一条金红色的条纹领带。小瑛子乐呵呵地腻到了滑志明膀子上，滑志明闻到了一股淡淡的牛奶味儿。小瑛子是乳品公司的涮瓶子工，无论她头发上、脸上、身上用了多少种不同香味的化妆品，她身上总突出着一股淡淡的奶香。滑志明爱闻这股味儿，可他没跟她表述过。他不大会表述超出思维表层的内心活动。这自然说明他是个憨人，可他内心里所蕴含的，不也有优美的朦胧诗吗？

他们一块儿推车走出了正义路，在前门东大街南侧的松竹餐厅里吃了饭。滑志明要照例地点满一桌子菜，被小瑛子制止了。滑志明也便没有那样作。小瑛子的这一态度，暗示出她已开始把“他的钱包”看作是“我们的钱包”。滑志明只粗粗拉拉地意识到她更“够哥儿们”。临到他们要一块儿骑车去滑志明家时，滑志明才告诉小瑛子：“今晚上让你乐个够，我请你看录相！”

滑志明的父亲这天下班回家，一进屋就瞧见了一样刺眼的东西，他扬着嗓门问正在厨房里做饭的爱人：“电视机边上那是啥玩意儿？哪儿来的？”

滑志明的母亲忙从厨房里出来，手里还举着油瓶子，因为知道老伴动不动爱犯急，忙掀动着嘴唇快速地解释

说：“中午志明弄家来的。是跟他中学同学小猛子借的。小猛子他爸不是到日本工作好几年了吗？带了这玩意儿回来。是放录相的机子。我也跟志明说来着，甭借这个来家，鼓弄坏了赔不起，可他……”

滑志明父亲无名火起，粗暴地打断她说：“不象话！越来越不成样子！你就惯吧！惯吧！……”

厨房里的油锅眼看要出事，滑志明母亲只好暂且冲进去处理。父亲落座到购置不久的意大利式人造革沙发上，抖着手点燃一根香烟。如今满街都在卖法国式的、比利时式的、意大利式的人造革沙发，连奶品店里都摆着一大溜，所以滑志明父亲对这已经见惯的东西，用之心安。但放录机毕竟还很不流行，他恨恨地盯着那扁方的闪闪发光的机体，就仿佛是牧羊人面对着闯入牧场的怪兽。

人的思维活动，有若干个层次。最表面的一层，是感官和知觉对外界事物的肤浅判断与朦胧的好恶；往下，是以具体功利为核心的一些算计；再稍往下，是以往个人经验以及作为群体成员的“集体无意识”的交织与化合；滑志明的思维就常常只具有以上几个层次，总体仍是浅薄的，所以可归于“浅思维”一类。滑志明的父亲自然不止于此，他至少还有如下层次：由个人和个人所处的小社会出发，而达到对大社会的分析评判；由具体的评判而上升为趋于纯理性的思考；由一般分散性、随机性的思考，而跃升为一种哲理水平的思考……这各个层次的思维，往往不是由一层递变为另一层，而是转化为复杂的情感，交融在一起立体推进的。当滑志明父亲坐在那沙发上，眼睛盯着那录放机时，他的思维便立体推进着：录放机外观与性能的双重陌生感，以往听到过的私放黄色录像带的案例，

“小猛子他爸”那种知识分子技术干部的入党、提升、出国、获实利，自家作为党政干部的宦囊羞涩与街头“二道贩子”们的得意忘形，“搞活”与“开放”所带来的他所判定的混乱与污染，自己作为党员对目前党中央方针路线的拥护义务与内心疑惑之间的痛苦感，必须严格按党中央目前的方针政策说话行动的高尚的自我党性约束所带来的神圣感，又伴随着连爱人、子女的思想也不能加以划一的痛苦感……这一切搅和在一起，起着化学反应，使他生理上血压升高，心理上失去平衡，感情上一触即发，因此，当儿子大大咧咧地回到家来，并且出乎父母意料地带来个如同录放机一般陌生的女朋友——这事态一呈现于他的眼前，他便冲着儿子劈头盖脸地发作起来。

父子冲突的情景读者当可想象，这里从略。母亲自然是这一冲突中不可或缺的润滑剂。小瑛子看在“伯母”的面上，没有立刻离去。可小瑛子确实很伤心。她不理解滑志明为什么事先竟没通知父母一声，她今天是头一回走进这个家门。父亲对儿子的一番训斥，她几乎一句也记不住，但总体印象却使她受到一次强刺激——原来滑志明在家里这么没有派份儿。当母亲把儿子和儿子的女朋友劝进儿子的那间小屋以后，忙掩上屋门，殚精竭力来对付老伴：劝他吃饭，扶他到卧室休息，给他沏茶，为他温洗脚水，顺着他叨唠一阵儿子，最后再相机进言：“敢情志明交上朋友了，瞅着还不错嘛……志明这么个学历，这么个工作，这么个个头，这么个脾气，能交上就不错……干吗让人家一进门就赶上一顿熊呢？……”滑志明和小瑛子对坐在那间小屋里，滑志明光是闷头吸烟，小瑛子光是胡乱地翻一本盗印得很粗糙的《冰川天女传》。滑志明竟不懂得表达

他的心曲，也不懂得向小瑛子贡献必要的解释。后来小瑛子就走了。当淡淡的牛奶味完全消失以后，滑志明才想起来他也没跟小瑛子约定下回见面的时间和地点。

滑家的单元里安静了好一阵。母亲本是每晚必看电视的，这晚却回避了。九点多钟，滑志明蓬着头发趑出了他的屋，来到过厅。他家的电视机搁在过厅里。滑志明决定放录相看看，解解心中的郁闷。他还没有一个人摆弄过放录机。他不记得他是怎么按键的了，反正无论他怎么放小猛子借他的那盘香港武打片录像带，电视机屏幕上总是一些空白。“他妈的！骗人！”他骂着小猛子，结束了放像的尝试。后来他就去睡觉。他并没有失眠。

第二天，即5月19日这个将使他终生难忘的日子，一大早他便去小猛子家，还回录放机和录像带。他自然率先谴责了小猛子的不义，但小猛子比他更气急败坏——对方判定是他因为不会用机子，按错了键，将原来有像的录像带洗成了白带子！而那录像带又是小猛子向别人转借来的。滑志明愣了。他不记得自己当时都按了那些键，他不立足为自己辩护。他觉得自己太不走运，太亏，但他没冲小猛子发作，他问：“赔，得多少钱？”小猛子告诉他得一百五十块。他二话没说，离开小猛子家，回家从自己屋里取出一百八十块钱，又赶到小猛子家，痛痛快快地递给了小猛子一百五十块。兜里揣着三十块，他没再回家，他骑着车满城乱转悠。

我们从旁分析，可以认准他是要把窝在心里的浊气，找个渠道发泄。可滑志明自己没有这样一种自觉意识。他只是不想回家，他知道小瑛子家在哪儿，但他既然从未迈进过那个门槛（本来小瑛子跟他说好，下星期六晚上带他去